



水情观察员阮光炜的20年



20多年来，78岁的河道水情观察员阮光炜几乎走遍宁波所有的内河，先后向市人大提交了10多条涉水议案，目前多数已得到落实。

今年，“五水共治”成为浙江的大政方针后，阮光炜又开始被媒体关注。邻居们看到他往河边赶，常打趣道：“老阮，你这是要红了呀？”

阮光炜笑了笑，看完河道拍完照，和邻居们一起钻进小菜场，像寻常市民一样讨价还价。

他说，作为城市的居民，做这一切目的就是想让生活舒心一点。

记者 樊卓婧 程 鑫



阮光炜向记者介绍自己一直关注的后西河。

记者 王 鹏 摄

河道水污染，他关注了20多年

位于江东惊驾路与桑田路路口的后西河，旁边就是阮光炜常去的临时菜场，离他家3公里左右，不算近，他每次都骑着电动车去。

3月27日下午，他把我们领到了水边：“我拍了很多照片，正准备拿到报社去反映呢。”

他的口袋里有好几张照片，那是他几个月前到河边观察时拍下的。照片上有一根小塑料管通到河里，管子是从河边的菜市场出来的，末端盖着一块白色的塑料筐。阮光炜怀疑，有不该排的东西从管子偷偷排到了河里。

根据阮光炜20多年的经验，只要用心调查，多数怀疑往往会得到证实。

最初的调查要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初，那时候，他还是宁波职教中心的一名普通老师，市第九届人大代表。

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从在江东水厂工作的朋友口中得知，水厂进水口不远处是蔬菜基地，浇灌用的粪便和化肥渗入河道，影响了水质。

当时的江东水厂，供应江东和海曙的居民生活用水。

阮光炜开始关注江东水厂周边的河流。

一个雨天，他在蔬菜基地看到，地里的污水源源不断地流入旁边的河里，有秽物漂浮在水面上，而这条河15米开外的地方，就是水厂的取水口。

11年的观察，后西河水质变好了

“一开始关注内河，就是为了喝上一口放心的水。但随着调查的深入，你会发现更多的问题。”站在后西河边上，阮光炜对我们说。

后西河全长3400多米，平均河宽20多米，水深约2米。春意正浓，河边一片桃红柳绿，河水算不上清澈见底，但能看到岸边垂柳的倒影，水面上也很少见到有漂浮的垃圾。可走近了，还是能闻到一股淡淡的异味。

“2010年江东城管整治过，比过去好多了。”阮光炜说。

他出生于象山，15岁就到宁波读书，他的记忆里，当年后西河是条很大的河，很干净，夏天常有人到河里游泳，附近居民洗衣洗菜全都在这里。大概20年前开始，河水越来越脏，特别是夏天，河水发黑，还冒泡，臭不可闻。

而后西河的前世今生，其实就是宁波所有内河的一个缩影。初到宁波时，这座城市是名副其实的水乡。在他的印象里，房前屋后，街头巷尾，水道纵横交错。现在的孝闻街、张斌桥、大河路、姚隘路、彩虹路、望湖市场等地，全都是河流。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他住在江东曙光路附近，居民楼下就是水，打开窗户，可以看到石阶一级级伸出来，妇女在河边洗衣淘米，像一幅恬静的画。

可这一切在短短的几年间全都消失了。上世纪90年代，

样本河变差，他痛心不已求整改

后西河以东三四米远处，就是阮光炜常去的明一临时菜市场，有围墙相隔。

围墙边有一道小门关着。阮师傅说，为了堵上那道小门，他奔波了两年多时间。

2010年整治完成后，原来的垃圾河变成了样本河，可好景不长，2012年年初，阮师傅走到后西河，眼前的场景让他大吃一惊。

才整治好一年多时间的后西河，岸边随处可见扔着的黄菜叶等各种垃圾，有的已经腐烂。河坎旁，倒着一堆堆腐烂了的螃蟹壳等残渣，腥臭刺鼻。好几次，他看到有人往河里倒鱼肚肠之类的垃圾，现场制止，但没有一个人听劝。更糟糕的是，河边还漂浮着大便之类的排泄物。

阮师傅痛心不已，自那以后，他开始调查河里垃圾的来源，后来发现垃圾就是从菜市场里排出来的。

这个临时菜场建于3年前，因为成本相对较低，摊位费不高，又赶上附近的余隘菜市场关闭，大量摊主涌入，菜价也比周围的菜场要低很多，吸引了大批居民。但因为管理不到位，污

之后好几个雨天，阮光炜都赶到那里。他拍了照片，查看资料，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研究地里污水和江东水厂水质的关系。

1992年，阮光炜向市人大提交了“防止河道水污染江东水厂，征用取水口两边各30亩土地改做他用”的建议。

事情解决起来比阮光炜预想得快。几个月后，60亩土地被征用，取而代之的是现在的甬港南路，阮光炜觉得挺有成就感。

可是没有了粪便和化肥农药的污染，就能高枕无忧了吗？阮光炜从水厂出发，顺着河往下走。那个时候，宁波的内河要比现在多得多，大大小小的支流，仿佛城市的一根根毛细血管，和每个市民的寻常生活紧密相连。但阮光炜越看越觉得触目惊心。

白鹤和黄鹂新村一带的小河边，散布着大小数十家服装厂和五金厂，很多厂根本没有环保设施，废水直接排到河里，河水发黑发亮。

为拿到工厂偷排的证据，阮光炜几乎每天都要跑到那一带蹲守。很多厂都是晚上偷排，他连夜守着。他记得有好几次，厂里的看门狗跑出来，吓得他撒腿就跑。

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取证后，阮光炜开始一次次地向环保、城管等部门反映情况。他的建议最终被采纳，偷排的小厂开始逐一搬迁。

宁波开始大规模建设，城区的很多河流被填，原来的河道变成了马路和高楼，而幸存下来的河流河水也越来越脏。

阮光炜留意到，城市内涝，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。当然，他不是专家，不敢确定这两者间的联系，“从一个小市民的角度，我觉得排涝的地方少了。”

1994年，他提交建议，呼吁慎填河道。其中列举了河道的诸多功能：防洪泄洪，改善气候，旅游开发，改善生态等等。

经过众多有识之士的推动，河道填埋现象得以遏制。接下来，在走访了市区几十条内河之后，阮光炜又提出了内河清淤、清理内河边的违章建筑、河堤加固，内河两岸的绿化等建议。

1997年，宁波城区内河开始专项整治，通过截污、疏浚、护岸、绿化等方式，部分内河得到了有效改善。2008年，又一轮城区内河整治全面启动，后西河就在此次的整治名单。

阮光炜对后西河的观察记录始于2003年，虽然当时他已经不再是人大代表了。那会儿河里垃圾遍布，河边长满野草，而且旁边违章建筑越来越多，大量的生活垃圾和污水排入河中，水质也越来越差。

所幸，江东城管局2010年对后西河进行整治，用了3个月，花费400万元左右，整治后这里有了较大的改观。

水横流，垃圾成堆。

“这个菜场是便民的，价格低，菜也新鲜，但不能因此就可以随处乱排垃圾。”阮光炜说。

他发现，菜场西边的围墙开了两道小门，正对河道，成了居民进入菜场和摊贩运送蔬菜的主要通道。结果是，河边的草坪被毁，同时，内河也成了鱼贩、菜农等人洗东西的场所，污水直接就排到了河里。

为了这事，阮师傅向城管部门不知道反映了多少次，他们也表示，临时菜场的存在给河道养护带来了很大的压力，但始终没有拿出一个好的解决方案。

2012年10月，阮光炜又一次提交书面报告，建议对农贸市场进行整改，禁止污水排入内河。

直到今年的“五水共治”行动，阮光炜的建议终于引起重视。3月初，江东城管部门现场执法，要求菜市场进行整改，西围墙的那道小门这才被封起来了。虽然这个整改来晚了点，但毕竟得到了落实，这让他很欣慰。

现场取证时，
他曾被狗撞断肋骨

我们一行刚到后西河边没几分钟，菜市场多名摊主就围了上来。

看到阮光炜，有的摊主很不友好，认为他在故意找茬，“你又来了，为什么总跟我们过不去？”

个别摊主甚至认为他是受附近另一家菜场的委派来来找问题的，“把我们菜市场搞掉，他们菜场生意就好了。”

面对阮师傅拿出的照片，几名摊主保证，现在绝对不敢再把垃圾什么的排到河里去了，更甭说粪便什么的。

至于照片上通到河里的塑料管，摊主说那是抽水用的，河水抽上来用于冲洗厕所。

对于摊主们的误解，阮师傅这些年早已习惯了：“这么多年，我听到的闲言碎语多了。”

10多年前，城区内河出现了电网抓鱼的现象，而且愈演愈烈。那段时间，晚饭后，他经常到河边巡查，有时候晚上10点多才回家。

一次，他在中兴公园北侧的河中，发现了几个网正在电鱼，立即上前制止。“你吃饱了撑着？你是谁啊，来管这闲事。”，其中一男子还威胁，“你是不是想趁机讹几条鱼？有本事就来拿。”

为这事，他多次向城管局反映。无奈，城管部门对内河只有管理权，执法权在海洋渔业局，但他们似乎也是鞭长莫及。为此，他曾提过建议，如何将内河的管理权和执法权统一协调，切实制止类似不法行为。

除了威胁，阮光炜也曾付出过血的代价。那是1996年，当时他的工作地职教中心两边都是河流。到了夏天，河水散发出一股难闻的臭味，上课时教室的窗户都不敢开。

他沿着两条河边逐一巡查。最后，他在东柳新村旁边找到了“罪魁祸首”。那里有个养牛场，旁边还有屠宰场。养牛场的粪便堆在场外，虽然并未直排入河道，但一到下雨天，粪便就被雨水冲入河道，而屠宰场的废水未经任何处理，屠宰垃圾全都排入了河道。

随后，阮光炜带着江东相关部门的领导夜查屠宰场，现场取证。晚上，一行几人悄悄前往，他第一个推门进入，没想到屠宰场养有一条狼狗，门推开的瞬间，狼狗腾空而起，两条前腿搭在了他的肩膀，狼狗张开血盆大口，吐着舌头向他扑来，嘴巴重重地撞在他的胸口，吓得他慌忙后退，结果摔倒在地。虽然没有遭到狼狗的撕咬，但他胸部感觉疼痛不已。

医院检查显示，一根肋骨断裂，他休息了3个月时间才得以康复。但他觉得值得，因为，屠宰场最终搬迁了。

“这些事总要有有人去做。”阮光炜说。这20多年，他提了很多建议，不是每一个都具有可行性，也不是每一个都能变成现实。但他还是会尽己所能把问题说一说，因为他相信说总比不说好，说多了，重视了，总有改善的时机。

“这不，现在有了‘五水共治’，说明大家都放在心上。”

